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十

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嵋川張公神道碑

張公以萬曆甲申歲二月十八日奉勑塟兆在州南風陵鄉條山之麓大學士余某為識其墓碑曰張氏世居解梁鹽澤南坡元季有思誠者避亂徙蒲思誠子友直於國初占籍蒲之通化坊友直子仲亨仲亨子克寬克寬子琇琇子甯甯子誼生公諱允齡字伯延為今大學士四維之父公大父洎

父皆以今大學士貴得賜誥贈如大學士官公大父蚤世大母雷夫人矢志而撫公公父以長也母幾何而公之父復棄公以委公母解夫人雷夫人與解夫人茹荼操作相筑然撫公以幾公成立盖公生而眉宇不凡識者已知其為二母堅貞之報公幼學書以奪於家政不獲竟即欲上奉二夫人而下字幼弟嘆曰柰何不自成立以遺兩世孀母憂丈夫亦何必非計然哉夫大者積貯小者坐列操其贏餘以為奇息無不可者乃轉積居著甚設

數歲幾成上賈有貸公千金賈而沒者以敗聞于公人謂公當訟之官責其直公曰安知非敗也即與折券謝勿收責於是公賈少落竊自念曰以吾二母爲藐焉之孤甘矢死自誓而孤上不能成二母名次不能承驩以養二母謂子道何巳又曰夫賈貴流轉不息以爲器則用滯矣遂散憤槖裝大起鹽筴游賈西涉阜蘭歷浩亹居貨張掖酒泉間數年乃南循淮泗度江入吳會又數年浮江潭西抵夔峽往来楚蜀巳乃北

遊滄博水航陸輦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下至絶陬遐聚二十年足迹幾遍焉而貲稍稍起庶幾埒素封云公雖遊於賈其意不在賈獨為二夫人故將行賈以為養也故其視利甚輕不規規什一息較量圭撮間務為忠信不二價每奇取而偶施以寛大易纖嗇而與時消息廉者伍之尤能折節曹耦皆依傳禮義以故多得曹耦心凡出入必受公策然後行有事鬼神必推公灌祝有構者不煩有司章公居間違言遂解

有司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遂籍公名以為筴
祭酒蓋十年成中賈二十年成大賈謂是足以
養二母矣乃棄而歸孳孳為養務當母心無所
失每念二外家嗣祀中衰則祀二家祖妣于家
又為葺塋宇樹石隧道中遇伏臘率子姓祭埽
歲以為常愛弟仲篤至日營營代仲治家人生
產業曰吾母之所急也仲食指衆不能給產數
蕩公輒與仲更造者數矣且為仲之子各授室
以悅仲意曰吾弟之所苦也族有鰥者寠者弗

克搆者公曰是吾祖父母之連也鰥則與婚宴
則授粟弗克搆則為之室以居凡藉公以舉火
者數十家人人謂公長者出入不悖於人倫公
固以敦篤倫理起長者聲然中安之非以為美
有德於人者公忘之人有德於公者公固不忘
也其課大學士學甚嚴出懷挹中即不令涉玩
好遇事必旁諭曲誨勉以立身大節就外傅必
擇名士與居每出必斥買書至數千萬卷輦歸
度而授大學士且曰吾先世誦義不衰吾二母

忍百死以立遺孤其節視皎日有裨於世吾後必昌阜其殆孺子當之孺子勉乎哉既大學士舉進士入翰林迎公養邸第嘗謂大學士曰爾以韋布之微哀然子大夫後日侍承明廬擅一時制作潤色王度一何雄也以我所望於爾者有不止是爾大學士益修飭為大儒歷三朝登政府每遺書曰 主上之寵靈爾至極矣爾何以不負 朝廷以大有造國家使人稱為張氏子哉使吾得自寬於山澤間何必自其身致之

蒲秦晉孔道冠蓋麕至輻輳公業已稱大學士
父而又大耋人人願得有謁公深自閟匿即守
相臺察欲謁公為鄉飲賓干旄日至公數使人
謝不自見結別墅州城東十里之孟盟橋鑿池
疏圃為致名卉奇鳥日招戚友相與嗒然道故
舊為樂時或巾車扶老從田父野叟察塍畛閒
桑麻尋丘壑窮日而後返至墅邊隙地搆石為
小山偕內弟大司馬王公憑小孺子裋褐儒步
徜徉其間人望見之莫不謂僊仙乎大人遊也

公性虛恬無外好生未嘗有病至老益壯上下
峻坂閒若飛燈下能作細書累幅與客譚亹亹
不少倦其得天甚厚故能畜取而豐享如此公
以大學士初老滿封翰林院編修後十年晉封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再晉封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後　上
大婚禮成以大學士貤封光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繼大學士書
滿晉封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以

皇子生上兩宫徽號恩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凡受勅封者一誥封者五訃聞 上頒手諭遣中使唁慰大學士 上洎兩宫 聖母賜齋糧麻布香燭油鈔賻金帛甚厚命大宗伯致祭六壇命大司空出水衡錢營塋域夫公行賈非爲賈也有時乎爲養賈而好行其德而又汲汲於倫理課其子起家以柄大政而猶曰力惡其不出乎己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公之謂哉銘曰神明之胄肇迹蒲陽天

與全節再世乃昌遺孤藐爾人稱末巳公時為
養行賈四方隱于鹽筴好行其德孳孳急人振
其困戹人有負者謝不收責惇睦人倫邦家作
式積善有徵碩輔誕生人曰彼蒼以報堅貞服
公義訓洎美成名為國柱石為　帝股肱原本
有自奚其躬致公曰戒哉天道盈忌絶迹偃室
深自引避明德聿昭諸福孔偹條山之圻土沃
而滋　帝命賜塋大隧豐碑以敭潜懿以光燕
詒聲施来祀萬古無期

山東副使龍門王公墓表

有封若馬鬣麗於河澳者有明賢大夫龍門王先生丘也先生既卒之一歲所始塋而某始表之老子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甚哉仕宦之難也夫人所誇嚴於世者必高位顯秩然時有不能則悠然失其據而紛辱媿赧力智俱困不知所出矣故廉靜端慤之士不蘄乎公卿況遊乎一世而無所疑其貴不借位尊也是以外詘而中伸其龍門王先生之謂乎先生舉嘉靖丁

未進士又二年為庚戌虜入躪近郊　天子既
案誅選愞不任事者而驟貴咸寧侯鸞鸞遂竊
弄權內結奸相外市黠虜而又下操百司徵求
無虛時若少欲不遂必肆其欺詬而無忌文致
徒毀陰鷙鬼譎不可揣持一時用事之臣趨之
若市者之趨大駔也先生是時官倉部郎監通
州而虜數敗約南入鸞內畏虜不敢兵則假以
軍糗不給激　天子怒幾得自便同事者咸股
栗不知所裁而先生獨從容往見相與語甚驩

謂賊在河東聲勢燎邇即烏舉入宇下如景不可復搏不可復搏寇且益深後事禦之為難為人臣子宜先君父之憂不宜自計便利諸倚安焉居無何復命監代餉代居中山北邊虜而前是監者不餙軍民共苦汰取先生一持以廉代以不病既而陞本部郎中改監遼左餉遼左受山東灌輸而役者往往罹山海之險而官繩之急彌病役者先生既治事遵為酌鍾豆優道費甚便役者役者歸山東必道先生家未嘗不泣

首稱述先生父前稱謝也先生既久為郎又出歲治邊餉有功當遷官而主者忌其直竟遷外遷守平陽平陽劇郡介關振河物賄湊至民多竒衺先生以寬大嚴重為治而時出其精計法其一二桀鷔不奉約者民以大安暇日著有籌邊為議者八課屬為條者十以治行最稱滿歲擢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霸州霸為內三輔所治多貴人而地四通聚探丸擊劍之徒先生持法平一切謝絕請謁而身束士伍若常備他盜者

有高指揮慎行素怙婪無行手所創害人甚夥

先生廉得其實竟寘之法而內侍楊寺用事求

曲法脫人於死先生謝不從因中先生以讒風

御史按之坐不讎明年竟以大計報罷罷之日

先生方有事密雲與諸公飲賦長途此日逢春

草句以志感有訢然忘歸之趣總督楊公選雅

嚴事先生益歎其去不違時云先生既歸年益

强而封承德公與封安人皆無恙先生日治甘

毳和顏色而薦之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浣滌不

令人知暇則手一卷課諸子孫絶跡公門游行田間不知其爲貴人也先生長厚尤慎飭於言行不寢然諾無論識不識耳先生名知爲賢大夫已夫居官無㛹婀脂韋之行居家有孝弟睦婣之懿居鄉有敦仁薰誘之良先生其人豈數數世見者哉先生諱良貴字少思自五世祖思忠始遷爲寧津人配詹氏繼配潘氏贈封安人子男三詳具楊少宰與谷少司馬誌狀中

少司馬竹墟屠公墓表

少司馬屠公卒于家遺命勿乞祭塟勿以聞于
朝命即窆于甬東之原公之子遵命惟謹不三
月襄事已乃竊復自思曰遺命得矣如不朽何
夫所不得請於　朝先公志也所得請於名公
以圖不朽者則在本畯於是屬水部郎余君寅
爲狀走太倉乞中丞王公世貞爲志銘又謂故
事三品得樹石神道則又走長安手二公所爲
狀銘謁余盖公壽八十凡冠而學十年學而仕
三十年仕而歸二十五年其勞勤在　朝廷其

行誼在閭里在朝朝重在里里重是烏可使沒
沒不傳於世於是為題之珉石曰有明司馬屠
公之墓而因攄狀志中所述犖犖大者表之狀
志曰公筮知合州輒得父老心因知所使者以
與民更始所為興革甚備民相顧目為神明知
吉安府其治辦如合州時擢山東副使飭徐州
兵徐時新中寇公簡卒乘慎固封守徐方以寧
擢山東布政使移福建左不好為可喜事務以
實勝所至皆有去後思此以吏治為德于民可

表者曰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會川貴兵討苗民吳黑苗龍許保於酋陽大勝之大盜李邦珎與其妻馬三兒剽汝南大騷漢以東三兒挾妖術遯去公檄湖北憲臣討獲以獻苗龍阿仔為楚患久　朝議會湖廣川貴為一鎮設大師即以任公公遣裨將以一軍軍苗腹而誘其黨譚細奴令醉縛龍阿仔來立滅龍氏而龍他衆亦殲譚族苗始不敢為患此能殄寇綏民為全楚保障可表者曰方公宦時權貴用事立能

生死人有二尚書者其一則有子橫里中公縛其蒼頭拏悉寘于理其一則有里中兒為公吏曹以屬公公不少芘卒以賄遂因怒公以是滯徐州八年不得遷至其所最忤者分宜父子以公嘗守鄰郡既連得重地不能無望公公絕不荅乃銜公甚以貴州苗警責公已又以蘇州倭難將東公死地非　天子神聖首領不保矣此不畏強禦而明於義命可表者曰帥冉世蕃欲墓其父位行黃金百斤珠玉稱是抵公家公

聞尸世蕃轅門杖之百諸土帥請命乃已終公
在楚不敢奸父官公征苗時王留守爲曹偶齬
齕公廉而釋之已留守行千里爲公壽公却之
曰吾爲汝寃不問而汝胡犯簡書乎公居官久
所更州郡重鎮多而家蕭然無長物壓壓取足
先人產业食廉于官于家皭然不滓可表者曰
公歸海上即下楗却埽不過他客日與里中父
老會輙引满曰老臣無狀當死賴　主上恩不
賜死以有今日與諸君杯酒道生平爲驩獨柰

何有他冀乎日尚羊山水間酒酣耳熱輒呼筆賦長短句立就輒自唫吟竟輒棄去歸則嗒然燕坐時或經伸呼吸事道引家術以自娛快即病革形神安雅不亂所遺言甚正更逆知其所逝之期此為見道明性灑洒朗諳死生不貳可表者狀志所述公犖犖若是余故為表其墓云

公諱大山字國望號竹墟有子一人本畯最賢若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具狀志中

將仕佐郎太醫院吏目春溪張公墓表

張公用鹽監起遂以貲爲郎人稱張公善賈公跡賈矣意不在賈其行復大不類奚獨賈不類也即其行士子所不能跂之盖公幼孤未冠有心計嘗沾沾曰夫疇非研業哉既不能任俠行游公卿間細之又不能販脂賣漿獵致千萬吾修伯氏業而息之庶幾哉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乃從伯氏裝千金西賈廣陵北賈燕代齊魯以所多易所鮮不務纖嗇務闘知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勿留貨無敢居貴盖五年成中賈十年

成大賈凡賈往往用貰甲乙公貰甲諸賈獨能
讓讓其産同産兄別搆第宅綺疏棟題相屬也
此豈終不餘力而讓財者哉助邑令城城不受
邑令旌謂吾不欲以是操長吏權尤未嘗相矜
以久賈有操公金為公行賈至緣手盡公置不
問盜公金自媿死者公召其子恤之齕公者人
謂公不直請訟之官公曰吾雅不喜訟也尤善
飭其家因丙舍開義塾作誡誡子弟子弟服鮮
服公召對案責曰是安取斷緇衣文綺也即媮

食為覆葬器不使進其有失譙讓之甚則令袒受杖尤篤孝念蚤背父母不逮養歲時饋饗伏謁流涕潸下承睫而事繼母汪惟謹比捐館總盡禮蓋其天性也大都休寧俗多賈水航陸輦走四方都會陳椽其間若水趨下若猛獸鷙鳥之發要以射贏年息耳目欲極聲色口欲窮芻豢心奪矜勢能之榮盛張詡以明得意不與人諧輒以詞詆官府縲批株連務成其訟至覆家不顧蓋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

餘化若公所謂廉賈也廉者五之卒以致富然好行其德為閭里率至孝父母教子弟內行篤至可不謂鞠躬君子哉公諱旻字必仁為休寧著姓娶于程長濬仲沫叔濂光祿寺署丞餘見王中丞所為志中志成而濂介其師黃山人定父及詹孝廉其之書来乞余表余為次第其行而表之曰明将仕郎太醫院吏目春溪張公之墓

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寅樓郝公行狀

昔人所稱道素封者未特以千金之家擬一都君也謂能以富行其德焉蓋其人倜儻負奇談取予然諾使數千里誦義不忘若陶朱卜式者流不與豪侈專利自封者比迺今則有郝比部寅樓公云公名某字某始祖太原人某朝以從征功世襲錦衣總旗父某公生甫十歲而孤家故貧公又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以故貧愈甚獨與其母氏居且六年嘆曰天豈故窮我我則脫身出從伯父遊伯父賈東楚通魚鹽之貨於徐

僮取廬閭家致富數千金嘗延中丞禜公經授其子書公因得受業柴公閒柴公所授書盡讀之無不明習了大義則又竊嘆曰夫業規規困人即糾纆章句中日夕伸其佔俾何為也迺棄去修伯父業而息之　武廟末年中貴人榷辜事覺下理曹理曹因持大賈長短請逮詔獄公伯父會逮中諸大賈相顧愕眙謂往當論殺矣公曰公等豈不多豪然無柰縣官法何法當死即死矣奚畏為則挺然請以身代伯父往既

對簿申雪冤狀反覆數百千言不少詘理曹爲白其事獄竟覆因赦出公及諸大賈得不殺者公之力也公既脫諸大賈之阨迺諸大賈因公伯父奉百金顉交驩公公曰我故利公等金乎是何可以身爲注也諸大賈固進公固却公初歸伯父伯父以凡兒子畜之至是始重公公事伯父馴謹至纖著出納間毫釐不敢有所私繇是伯父愈益重公公依伯父凡十四年而公母夫人卒於京公別伯父去執喪哀戚甚悼既襄

事俱偕妻宜人靳氏来揚以為揚南北之中民
工於市為天下饒易賈遂家焉廼治産積居以
所多易所鮮論其有餘不足莫不通濟其所欲
而人物歸之繈至輻湊息常什倍富至僮數百
人然能擇人而任時有善賈者輒委之訾人欲
公行也則故不行曰計不下席奚必自已出乎
既視其所委無不人訾相當皆如其所以計矣
靳其者欲行公不許以肺腑故强要公行其訾
數萬走梁楚卒乃失負不持一錢挹空牘歸顧

自媿不敢見公公曰子遊不遂而過我我不足者非財也且䍐破奚顧獨柰何相避若此兄子其貧不舉火公致之曰兒第來揚來則授之室分予田數十鍾宅一區迺兄子不訾者復隨手盡也公又分與之如初兄子再廢公再予無悋色嵗侵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士輒舍業厚遇之尤善厚宗人凡宗人來售田即使田售室即使居有貸公錢者不能與其息恐公責之咸持劵會公所請少弛要期公曰是不足要也

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責愈不能收則取券來折之棄其責若其等重者至千百其堇堇十數息者不論也公蓋三十年間三致千金分散與貧交昆弟者數矣未嘗以無為觧嘗謂吾何知積著好行其德為厚利彼齷齪虜守者㨨一錢汗出不能去手徒作苦耳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者徧國中然不以為德亦惟恐人知之而國中人故德公爭為公用公雖数散其金三致之我然竊有天幸不待危身取給迺齎用益

饒遊道日益廣每醵飲食餙厨傳幾得賢豪長
者適我也即非賢有抵公者公待之無所擇以
此傾天下士而轍跡常滿戸外人言曰投刺輒
遇有郝公言公好客客各以為公親已也已則
竊自念曰嗟乎丈夫不能遊大人以成名而設
為名高者奚歸乎非有所托於子孫即何以稱
焉乃復折節為儉延致天下方聞之士塾諸家
使課諸子常日費數金數擊鮮所供具甚腆不
即一歲載更師不悼也公亦旦夕督責之不少

貴少懈則立諸子於庭數之曰吾不能自見於身以錢而輩哉其後長子某以進士起家仲子某季子某爲太學生季子蚤卒長子始宰德清擢刑部主事湖廣參議公嘗詒書戒之曰吾世受國恩至久所蘄報萬分之一者繄汝是望若徒倖榮媒身厚自標樹則吾曷賴矣以故參議君佩公訓所至以察廉應條輒得舉仲子亦卒業太學公時年七十餘以子貴封奉直大夫白首乘軒冕益從賢豪長者遊乃益喜施里中緩

急公居閒盖人人當施焉則德公益甚公方以此明得意而太學生洎叅議君後先相繼卒遺孫三人人人危公謂公門祚且薄廼公輒不危也立返叅議櫬并太學生盡空之而已則曰有子而發是何與無子時也縣是不窺市井盡斥其嘗易田池歲時容與其中被服自適間携方外者論大還術求神仙庶幾遇焉意訢訢樂也然不忘課其孫視課于甚戊午歲公介余鄉守走幣來迎余余故得覿公公豐顱重頷長八尺

餘脩然玉立甚偉既觴余則據案大噱慷慨論
天下事纚纚不休然皆中要領余處公家塾三
年雅與余善既余叨仕籍已復謁歸趨闕下道
揚公送余二十里所收淚别余距今四年而公
訃至余徒時益徵予狀公余忍狀公哉然公非
余狀莫悉遂忍為公狀余嘗謂公少而孤既老
而獨中間所更夷險多故矣而公固委蛇與時
變化無論其急親族振人不贍要以功見言信
稱節俠於世即日莫途窮能陸沉玄言爽然生

死之際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假使公登進辟命於朝推所素負即前所稱陶卜何加焉廼不售隱岩穴閒托其子以見而猶不得竟惜哉語曰苟允德義貴賤何算公之謂矣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五子三人女三人孫三人將以某年月日卜葬金匱山陽惟名世鉅公操鴻筆者一論著之毋使其泯泯不傳云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十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十一

祭元峯袁老師

猗歟我師會川嶽之靈秀而禀扶輿之淑清方其赴側席之求而射策彤墀則驅馳乎董賈膺簪筆之任而抽書石室則奴隸乎班馬宅秩宗以典禮媲夔龍於前晋丞弼以秉衡失蕭曹於下蓋我師之文瑰琦瑩晶昭雲漢耀日星摛葩灑翰彼庸庸之流靡不關口而失聲我師之業懿爍鴻明轟宇宙鞭雷霆劃機批窾彼汶汶之

輦靡不抑項而輸誠是以特簡 聖衷渥被寵
眷忽班麻而爰立復超階以游轉忠誠敬慎之
褒煥綸綍以顯榮衮舄璜玉之錫燦玄黃而美
炫 上方毗之爲柱石以奠禺胙士方倚之爲
山斗以豎表儀而海隅之氓知與不知咸樂有
所覆護而保綏胡遽焉其疾作而天之不憖遺
天子聞喪退朝不怡既殲士望亦隤民依天下
不相不謳而咨嗟以吁嚱矧某爲門下士者烏
得不上爲斯世慟而下以哭吾私拜寢門而繹

哀遡玄風以陳詞惟明靈之洋洋庶鑒焉其于

兹

祭張文忠公

維公才兼王佐學優帝師二八嬀德五百應期忠藎徹乎當宁勳伐銘乎鼎彝聲教訖乎方寓威信讋乎蠻夷所爲赫赫煌煌榮鏡宇宙爲奕古今者人皆得而知之若其處危疑之勢憂不于近于其遠抱惕厲之衷患不在公在乎私事幾呼吸則發言盈庭者其咎誰執人物雜揉

則衆口若沸者其隱莫窺而公也操千將而獨
割導綮窾遊髖髀怵然四顧以爲遲引九嵎而
自重蒖棼錯鎮披靡屹立萬仞以莫移其操玄
析與洞膭㚇幽明若懸鏡不爽蠶絲其決眕破
域琢圜復觚利若剸鍾呂數毛錐定大謀若舍
矢破的剖至劇若解結以觿勢若風震雨陵而
棟梁自若味若火炎水潤而嵎實咸宜方　穆
皇潛邸人曰義均以卜公則善處父子兄弟之
間而卒定乎丕基　今上踐祚人曰主少國疑

公則身肩宗廟社稷之寄而不負乎受遺粵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公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為既宅師傅一人垂拱仰成公則鞠躬盡瘁死生以之爰移孝以為忠即忘身以殉國所遭震撼擊撞曾不能以斯須公則伏節沉幾播忱推赤養剛大之氣浩然充塞乎兩儀所謂拮据夙夜周旋險阻者蓋一紀焉而遽溘焉其不支嗚呼星象示異中台坼離泰山安仰梁木其萎

合祭張相國

楚甸輿區靈粹寔鍾　肅皇龍興公亦雲從追
事　穆皇兆符夢卜舊學甘盤晋參密勿黃扉
治道王几受遺擁護　主上蔚為帝師洊維其
時國疑　主少公獨負扆雍容廊廟不動聲色
屹乎泰山表正庶采弘濟時艱世方驟竊骩弊
滋極公洒濯之莫不承式尤急　君學朝夕論
思平臺造膝便殿陳規　上德欽明臣心精白
四海安瀾九夷重譯猗歟上治曰惟公勳酬勛
之典卓越前聞昭代三公待公始建太師維垣

萬邦爲憲　上曰垂拱惟公仰成天不憖遺喪我典刑錫賻賜醇有隆殊典製誄易名純忠之顯德在寰宇勳在朝廷以垂終古竹帛炳鱗其等相從補袞惟公領袖相隨濟川惟公左右所期戮力濫焉云亡瞻公何在列星之光緬懷儀刑薦馨寫悰詎曰悲公惟公家故

祭屠少司馬

少司馬竹墟屠公疾公之子比部君以書報余某意公疾末耳公精性命理善養生當良已喻

月里人訃公捐館舍某聞之涕迸下恨不能拊棺一慟再踰月里人又訃公歿引窆於甬江之介某又恨不能執謳紼會葬既巳傳公易簀時屬比部君勿哀毀勿昕昒奠殯歛勿從易勿上書乞恩澤某益感而慟儻公所謂喆人非耶世人齪齪風會日流惟公皭然自濯淖汙之中不獲世之滋垢庶幾哉名里表素我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乎而今萎巳矣天果難定胡不憖遺此一老抑或別有不亡者存非幻妄之謂歟

公嘗語某曰人命無常惟性爲不滅某叩公養生之道公曰無生今公已不可生矣而公之性果滅耶果生耶果不生耶果不滅耶死生亦大矣果且有生與死乎哉無有也且無無也夫誰計死生于公果且無無死與生乎哉性生而生性死而死死矣夫誰計滅不滅於公指窮於薪火傳不盡日月落天其暉不息公性之謂也且也善吾生者善吾死公生而聞道死而不朽遺來而時遣去而順又誰計公不生而滅其生公後幸

奉公周旋別公半年而有死生之隔故思公範則悽然以悲思公訓則愯然自失而又不能詣公墓下束芻漬酒則遣兒子致詞以告公及公墓艸未宿某得解組歸且將展公墓以哭公也公性未滅其亦鑒某之辭乎

祭閩西川

穹窿維錫厥有開陽以肇鴻基粤百十年迺誕莊簡　帝陟在茲巍巍　世廟駿發徽章享臣是咨亦亢閩宗無滋耄憂我公之釐惟　帝念

哉畀户樞勿六軍是治績孜維庸償于庶子爰
職邦儀舉此庶覲有曄其文爲綍爲綵清華日
升惟直是保不辨菉葹詔服斯皇撝冲靡定民
靡敢蚩曰德振振不崖于俗合驩以聏奉彼諄
嚴以燕乃晜如塤如篪蹈道若淵玉藏山立坻
夫之師克世其緒方古問臣漢石商伊末路可
卷處休澗谷其遊施施髧彼兩髦國之俊龎庶
瞻具斯嗟我末懿遵范攸行進退用睎卬彼昊
天不慭一老大患孔懼川傾于瀆日入于弇物

歸有時當𣵀而賜中逵而餞哀反乎㪅苞牲羃勺哭於繐帷匪寫予私有翩卌旐勿忘睠顧西方所悲

祭高志齋封君

歔欷悲哉歲德在東有祲于越二三者姻悠然咼沒遐不踰年哭屠及闓公祖自夏我心如焚火雲烈烈鑠金爍石卌旐其偏遵彼南陌南陌且修載車載舟僕夫告勞棘人孔憂公以嗣寵食王之奉滋來于圻背茲丘壠百禄方來大命

弗媟老成凋謝里人咸哀休休淳則四國是式嗣也有章以爾燕翼樹德滋豐其陰蓬蓬賁厚而光身下而崇天之所啟誰能譬止公既龍盤嗣乃鵲起成均之教我用是匡褒命自天曰有義方華華鵷裳領領鶴首將以壽公為此春酒河清幾時逢斯百罹匪室之割亦途之悲山有槁木我懟我復江有蘺芷我搴我掬臭味既和厥隱實多神之不反有涕如河

祭少宗伯陳公代作

嗚呼姚江無波龍泉掩鍔哲人騎箕朝野倉皇
惟公英英太丘奕葉珥蟬挿貂珪組層疊深山
大澤是生龍蛇逮公之身克世其家賢良射策
廷對天人鳳儀岐陽龍躍雲津靄靄吉士無踰
公者太史著書紆徐金馬舊京校文公執其衡
南金東箭登於朝廷春坊庶寮簡慎名碩以餙
皇猷以輔台德恩光照軀朝青夕緋宗伯禮樂
爲龍爲夔宅憂苫土亦越歳年岩廊注望鳳詔
徵旋　天子錫公春官舊秩南省暫留馳情北

樞朝政維新倚毗斯在溘焉捐館河清莫待
當宁悽悼嗟嗟老成賜錢給喪考德易名國典
有加家聲彌振猗公不亡遺此榮問其等列忝
同朝聞訃錯愕何以哭公生芻一束禹穴雲門
風雷不開公騎黃鶴神兮歸來

祭柴竹窓封君

惟翁墓木已拱墓草既宿而翁之魂尚棲繐帳
翁之夫人已窆甬東山之麓翁之子方伯公已
不禄翁魂依依將何所復余嘗慫恿公孫來迎

公返于故谷嗚呼凡民有喪救之匍匐矧余姻

戚敢不自勠

祭柴方伯

萬曆八年之春定宇公奉諱病于家余仲子將

携公之女來省余抵武林聞公病萬而歸歸而

公就木矣于時訝仲子來遲未知公病知公病

而未知公長逝也越兩月余仲子洎公之女至

余不復見公即不忍視公之女乃捲袂而哭公

顧以職羈闕下不能赴又邸第中不能爲位即

具辦香束帛手一詞諸公几筵而告公曰噫嚱吁公胡逝耶公位至方伯不爲卑年至知命不爲夭公有子若孫不爲無後余獨驚呼痛咽五内若崩而不能解者則以公之志未大行公之才之美未盡布也公性慷慨足以破猶豫公畧雄桀足以定艱虞公行束修足以激頑鄙公言梗切足以屈婞婀公識洞朗足以燭隱逖公氣昌鬱足以作阤頽公猷揮霍足以道郤窾俾得處中當軸其所長驅遠馭以登斯世于治理者

易易耳而胡可遽逝耶盖公志大莫能容公才美忌之者衆以直道忤時貴則忌以直論正寮寀則忌以直聲動　朝宁則忌以故一蹶于東省再蹶于江右三蹶于晉中公之志已大剉公之才十未試其二三而胡為乎造物者亦忌之也遠圖促景雄心短世世慘莫慘乎中道酷莫酷于盛年人則忌公天亦胡為隨人所忌而不壽公耶噫嘻吁余不知其故矣古昔忠賢寂沒志士厄棄百世之下聞而知者猶然按牘抵掌披

圖殞淚而況余與公親懿匪他情義兼切者又焉能不結遐思于異代哀知己于沒世哉噫嘻吁公已矣哀莫及矣公之志未得大行毋論矣公有子四人未皆成立先公窆于北地未得遷徙與太夫人合壙此公所齎志九京不已者余久要于公安得以存亡幽明今昔爲間當視公之子省先太公之墓尤冀公默啟公子之衷令迎太公喪余且畢力周旋爲治木易歛買舟引櫬而歸也嗚呼生死契濶音塵永乖蘭焚蕙

熯怛焉于懷長籲彼蒼胡爲乎哉萬里極目緘詞寄哀落月屋梁恍惚公來

祭趙目峯封君

惟翁懿質玄英川渟嶽峙維其範矣亦孔之粹怡心率物蹈吉修姱維其行矣亦孔之嘉紬緒丘墳研幾典籍維其學矣亦孔之式履信思孝蹈義基仁維其德矣亦孔之醇作賓王家振鐸鄉校維其似矣亦孔之教安貞好遁擷桂紉蘭維其高矣亦孔之安亦既有子以勞爲愛維其

慈矣亦孔之類爲民先覺爲士章程鄉有矩矱

國有典刑凡我後生景行行止胡天不憖遽遒

濛汜子督閩學岵屺是思上書謁告　天子予

之歸得省覲及翁無恙嗟嗟風木祿不終養凶

聞方訃哀悼靡寧道修且阻奠弔翁靈有子繼

翁翁歸且懌遥寄哀章以侑酹瀝

祭寅樓郝公

某聞寅樓郝翁之喪哭之逾旬將絮酒束芻馳

一介往奠之會翁之孫使使來徵狀則附其使

還告於翁之靈曰嗚呼翁逝矣歲在丁卯翁餞某於邗溝之西走二十里而別收淚相向指某以合併之期眇不可即即此生未卜也而翁今逝矣方某得翁傾蓋時即碌碌一腐儒耳而翁見謂非凡輒物色之既日察某言動謂某可交也而雅與某善所以樹藉奬借甚備始而處翁家塾既而竊祿於　朝又既而告歸於里往來維揚而過翁數數也凡家人所館穀歲時所餽遺越十四年如一日焉此豈獨爲感恩哉誠知

已者不易耳世之人詡詡徵逐示謂交厚不迺白頭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相知者何限也故翁嘗語某以交道難全迺今得全交於翁矣獨媿翁之所以知某者甚厚而不能酬翁之知也雖然翁之所欲望見其者豈在是耶翁諸孫森森成立又不俟其所以酬翁者獨能述翁之行誼俾詒之後爲不朽庶稱萬分之一云爾山川伊阻毋能解官匍匐翁喪他日倘得予告南轅將詣翁墓下而奠焉惟翁有靈鑒之已矣

合祭諸夫人

維靈璇閨胤秀華冑發英體含渥飾性秉柔貞施衿結褵惟德之行嬪于昭族閫儀作經爰相夫子龍騰鳳翽紆徐玉堂紬繹金匱槐市矩程秇林藻繢逮侍帷旃矢謨納誨游歷清秩榮貴比齊公留佐辟譽命聿躋不匱內顧曰維令妻克勤克理以毖中閨令軌彌光茀祿以侈龍章奕奕魚軒几几新恩載覃迺旌厥履益斯兆慶且也錫嗣顧弗永筭禔福考祥駢珠判采匹翼

乘翔訃來自越公盡以傷淑姿罔覯徽音則敭
蘭摧香遠月落輝吐哀此碩媛天胡不祚凡我
同寅悲離悼故望酹南雲陳詞紓素

祭柴太夫人

嗚呼哀哉夫人之生家有大程夫人之逝大程
既殁吉往凶來孰逢其菑欒欒棘人亦孔之哀
盡哉夫人含德之醇柔嫕有齊厚順無垠體坤
育巽廓然内則矜我後生若衣有襋剡剡皇冑
載篤之修載叶其馥君子相攸家政用匡澗蘩

是擷以莫不虔羞于禰祏羞祏維何維德斯鄰大姬由任有嬀由姜亦萬其川河海滙之赫赫宗柴夫人緯之拮据終朝以紓公勞公曰燕止夫人無斁乃迪二嗣以經以事仲也如龍其光孔熾鴇馬雲驤遊于帝鄉曷褒夫人有奕鸞章既貴不寵爵而仍醮熙克嗣前徽無覯弗妙仲服乃規敭于甸畿左文右武　天子是毗曷以忘憂樹諼于背孚戚在中動罔攸遂百祿未緫母命弗遐溘如朝露厭浥舜華里人舂輟紅女杼

息如雛失哺有知咸惻嗟予晚生夙禀閨史雖曰纍姻誼則猶子凱風南來訃音與陪神摧腑崩悲響如亟顧瞻霄際遙不可陟涕之汍瀾譬夏有汝揺揺翁旌南北其阡於彼於此孰使合焉亦有紼謳不可伏櫬溥將潢汙寫我忠信

祭郝太夫人

天啟有郝寔頽降鸞中阃外彪柔剛以持抗行伯鸞去都歌噫儷賢維孟胥宇江湄三置千金畜不我私一潤千里澤不我賂迺誕厥嗣令名

駿馳　帝嘉汝績用褒母慈母也淑哲則稱內師粹温其性婉婉於姿珥馬傳璣珮廼留夷若揚大都僉式壼儀蟄蟄閨孫鳳毛絢奇覽輝而翔集於皇逵豈孫則邁亦祖是癸饗茲吉祥修齡維祺胡爲長逝作擯玄祗惟予通家夙稟令徽遐音既隕良禪齋浴餙簋滌爵行人致辭睃其闕魂若或聽之

祭錢母孺人

於鑠錢氏爲鄞鉅宗矯矯賢碩曰判府公公賢

豈偶繄自今母母氏維賢廼亢厥後聞母甫笄
種德璇閨修能姱質作錢令妻刑家誡子悉厝
于理公克承之式轂是似蓋其冲年麗藻翩翩
握牘持頻絕迹飛騫婆娑藝圃文緣數阻亦閱
歲時始登天府銓曹曰良俾判東昌追遡孟訓
母賢益彰方膺膴仕祿養伊始謂母純嘏封章
可俟吉凶何期慶吊相隨天也不憖倏奄淑媛
寶婺沉矣瑾華萎矣耿明在天遺芳在里判府
跣奔慟過聲吞棒檄非喜罔極爲寃惎情係里

閑恒馬興嘆悼此邦媛寄哀雲翰南國雲飄[illegible]

北望遥謳紼無從聊寄之桂楙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十一